宋文選目錄

卷十七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甲辰答朱元晦書
陳亮與朱元晦秘書書
陳亮中興遺傳序

陳亮送吳恭父知縣序
陳亮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宋文歸目錄卷十七終

胸中有大議論大學問讀之覺正氣凜凜

宋文歸卷十七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叅閱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

葛窩曰觀此段乃知所論雖正有本非氣[illegible]也

偏注一肢其它肢亦隨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復得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肰淍勒遂無遺種而懸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所視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

王世貞曰字字皆從憤心中出之故言之痛切

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

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

孫鑛曰自是千古正論非巧詞以為警策也

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因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

鍾惺曰至元而此言驗矣可見賢者之言即不驗於當時必驗於後日

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它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蹵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

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它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妥虜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

鍾惺曰敵國外患恒為英雄之資然一輩庸人不知

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敵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鄢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

深不顧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虜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自薦自任）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垂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

萬寫曰即所謂天地之氣不可不承者也

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

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詧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

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
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
於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寔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
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
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居謁
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
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

微詞痛心

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
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

於一隅以為歎其渠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蓄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綴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蓺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經略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

孫鑛曰此等士大夫何異處堂燕雀

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㝡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

畜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蓄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

鍾惺曰用楚雖一時权宜然我太祖以金陵平一天下則偏方

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縣。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

鼓泄之言不為無見矣

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
接闗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
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艸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
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
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闓豁無它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麾
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
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后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
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
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

茅坤曰目中無人極矣安得不取禍

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寔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

鍾惺曰痛快之言未免詆毀儒者然筆舌至此不能自止

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

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寔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鍾惺曰。憤朕以扶綱常正名分為心。雖不敢便謂之聖賢。朕英雄二字。猶若不足以盡之。世以粗豪目之。安得不為之痛心哉。

茅坤曰借西周犬戎之禍以相形家有感悟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内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埽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戎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寔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

孫鑛曰語語警策

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並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以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蓋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書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

陳仁錫曰高論足破一世聾瞶

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超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意○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槩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

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
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空其耿輕於天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
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
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寵答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
謂之奇論而十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
浮僞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
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
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辯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
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

崇坤曰居臣苟安之情看得了了

旣揆之以大義而恥輕末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它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令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

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肰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令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足遶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茍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

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鍾惺曰議論極其縱橫有風雷震迅之勢肰細讀數過義寛正太理自醇粹非具大英雄識見不能辨此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徹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

一語猶有遺恨

鍾惺曰數語與髀裏肉生同一悲痛惜庸君不知

國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非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恥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艸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即囊底之智猶足以辨此醜虜六十以從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恐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艸茅而開悟聖聽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

罄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義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還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槩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而艸茅之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

茅坤曰極似醜詆而寔直切

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祖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

鍾惺曰四字寫迂腐之儒曲盡

葛寫曰真寛切至無一字落於影响謂同甫為任氣散言者非知同甫者也

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十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尚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畧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眹而臣亦皇恐而退

孫鑛曰鴻鵠非燕雀所知此亦何怪

疎遠艸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末也太宗喜其
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
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
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縱跡
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
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畧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
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
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
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

獨又知之淌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
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
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覬覦爵祿
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從之則亦隨
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
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
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
朕審登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從以傷
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擔將終老田

訟。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皞於闕下。臣合門數十口。太公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鍾惺曰。語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又云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更張而鼓之。由此觀之。則維持之具既窮。變而通之。亦古人所常行。而君臣駭眙何故。因知大有為之業。必待大有為之君。為之苟非其人。則亦徒費忠臣義士之苦心耳。